

MOOK

2007年8月 第四卷

主编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说真话难

从《日瓦戈医生》作者看

俄国知识分子

《丧家狗》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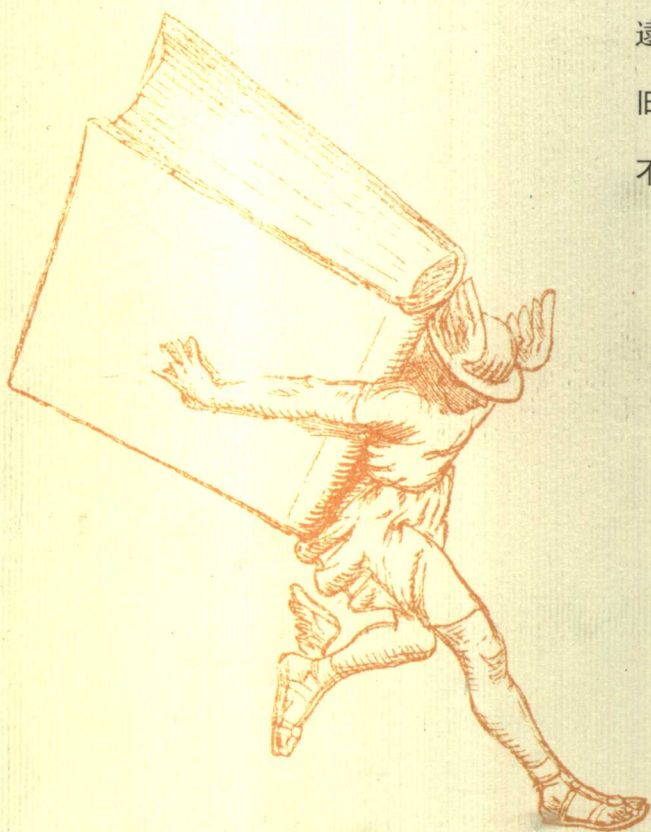
杨苾：童年的游戏

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逮捕许世友

旧书摊捡出的“文革”信函

不光彩的“世界第一”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4

M^{第四卷}悦读K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第四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391-3848-0

I.悦... II.褚... III.书评-选集 IV.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3982号

悦读MOOK(第四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3848-0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卷首语

第四卷《悦读 MOOK》和您见面了！您一定会发现，这一卷在内容和形式上又出现了一些变化。

是的，自创办以来，听到过不少赞许的话语。但我们有自知之明，这本 MOOK 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还需努力探索，使之更受爱书者的欢迎。感谢宁成春先生为这卷 MOOK 穿上新的外衣。在内容上，我们也作了些新的尝试。设法更“杂”些，更丰富多彩些。为此，我们特地把一组随笔放在首位，意在提倡广开思路，议论风生。

我们打的是“悦读”的旗帜，本书编辑经常冥思苦想：如何使读者在阅读中带来愉悦；在如今快节奏、令人浮躁的世界上，应该提倡读者读些什么，怎样来阅读？正巧，最近翻阅旧书时偶尔看到，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胡适的英文教师王云五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说过，阅读可分四种：闲读、精读、略读或速读、摘读。这正是我们想说的。对每个人来说，有的书应该细嚼慢咽，而更多的书是需要囫圇吞下的。前者可以结合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而后者却浩如烟海，漫无止境，只有通过挑选，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知识，从而才会获得读书的快感。《悦读 MOOK》就是想为读者闲读、略读或速读、摘读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

说到底，编这本书，就是让爱书的人，多读点，多看点。举目方知宇宙宽。记得汉代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过：“多见者博，多闻者智，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多读些书，总是有益的！



MOOK 悦读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目 录

Content

■ 议论风生

- | | | |
|----|-----------|-----|
| 5 | 说真话难 | 陆谷孙 |
| 7 | 读《论语》 | 陈四益 |
| 9 | 也谈“不须放屁” | 郭启宏 |
| | 续貂录 | |
| 11 | 书生意气,天壤有别 | 虞非子 |
| | 边缘漫记 | |
| 13 | 可疑的空白 | 伊 人 |
| | 读红手记 | |
| 15 | 贾宝玉与阮籍 | 徐缉熙 |

■ 特 稿

- | | | |
|----|--------------------------------------|-----|
| 17 | 同城两报 ——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
《大公报》、《文汇报》之比较 | 芳 菲 |
| 30 | 不悔与悔 ——“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 傅国涌 |
| 39 | 从《日瓦戈医生》作者看俄国知识分子 | 蓝英年 |

■ 悦读一得

- | | | |
|----|-------------------------------|-----|
| | 正在读的一本书 | |
| 48 | 看这两棵树 | 钟叔河 |
| 49 | 讴歌爱情的性灵之书 ——冒襄:《影梅庵忆语》 | 躲 斋 |
| 50 | 中医的信仰 | 梁 捷 |
| 52 | 能不忆江南?
——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 | 常建华 |
| | 悦读说书 | |
| 54 | 愿一切灵魂都有安居的家 | 知北游 |

	书市热点	
61	《丧家狗》的争论	江山远
	书里书外	
64	对照记 ——《爱》的来历及其他	余 斌
	向您推荐	
69	当生活遇到经济学	楚 越

■ 书界人物

72	译界先贤陈占元	柳鸣九
78	堂堂正正人 睿智深刻文 ——读《陆文夫文集》漫忆	钟桂松

■ 书迹寻踪

85	寻访鲁迅东瀛足迹	吴中杰
----	----------	-----

■ 域 外 风

91	戏剧两则	严搏非
94	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之死	鲲 西
96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的前前后后	述 弢
101	参与历史的历史学家	萧文泉

■ 书界往事

	超载的记忆之一	
106	童年的游戏	杨 苡
	相关链接	
108	杨苡简历	
109	醇美的年华 ——杨苡及其他	闽燕墨雨

■ 海外书情

112	法国大革命的牺牲品——重读朗费罗——起义的推动力——探寻灵魂的历程——当代遗传学的奠基人——环境变迁八千年——制服霍乱的人——科学与宗教之战
-----	--

■ 热点档案

121	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杨启先
128	疯狂股市的代价	蒋明倬

■ 网上风景

- 133 | “国际儿童节”并不国际
134 | 新股民传奇
135 | 奢侈的两重天
-

■ 书海巡游

有此一说

- 136 | 中国人的钱为什么这么多——高等学校负债累累——我国肺癌死亡率三十年增加 500%——中国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历史往事

- 140 | **逮捕许世友** 姚金果 苏杭
144 | 中韩建交内幕 谭 静
146 | **旧书摊捡出的“文革”信函** 王金昌
150 | 尼克松为什么在中国街道上见不到人 周大伟

图与文

- 153 | 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真实

人物志

- 157 | 吴敬琏父女对话 吴晓莲
159 | 被封杀的文化部长王蒙
161 | 谢晋父母之死 陆寿钧
165 | 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最后晤面 梁培宽
166 | 钱锺书改诗

国情点滴

- 167 | **不光彩的“世界第一”** 袁庭栋
171 | 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Shai Oster
174 | **今日大秦** 张 凡
178 | 海外国宝知多少 古 冬

博 闻

- 180 | “历史”对人们的欺诈 [俄]尤里·谢尔巴特赫
183 | 杀人的科学 凤 闻
-

■ 养生之道

- 186 | 张学良的养生八法 窦应泰

说真话难

◎ 陆谷孙

巴金老人提倡说真话。他老人家逝世后，众口哓哓一阵之后舆论界似复归沉寂。我却在这时读到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小文《写真话的五种困难》，想放一通马后炮。

布氏陈述的第一难是勇气。等而下之分别是：识别真伪的能力、以真话用作武器的艺术（即我们所说的“春秋笔法”？）、发挥真话效应的胆识、在公众中散布真话的手段（亦即“话语权”吧？）。

毫无疑问，说真话需要勇气，极大的道德勇气。巴老曾自我批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己懦弱、胆怯。大人物尚且如此，遑论我们这些小八拉子了。我曾参与过举拳成林，狂呼打倒；也曾不得不助纣为虐，落井下石，最后落到唾面自干的下贱境地而终不敢咕哝一句真话。有人说这是外部环境逼迫所致，有人说是当事人本身缺钙。两说都有道理，但似乎又都不能完全解释勇气的缺失。真正要探索话语勇气，我看脱不了哲学思考的勇气：人的原初、存在/存在性、历史性、焦虑、关注、担当，当然最后还有湮没和死亡。一九六八年苦夏某个黄昏，我曾作为亲属去上海南市区某民办小学认尸并见证姑母自杀现场。那是一个空间逼仄、光线晦冥的小学生厕所，裸裸低矮，姑母即投环于此。要在

这么一丁点儿的空间完成自杀动作，非有铁定的死亡决心和勇气乃至技巧不可。我的另一位亲属割断动脉，鲜血喷溅，染红隔离室墙头而死，也够惊心动魄。一位大学老师和师母因不堪剃“阴阳头”的凌辱，穿戴齐整，面对面相距咫尺悬梁自尽，屋里孤灯如豆，桌上翻开着一本《圣经》……死的勇气远远超过了说出真话（纵然缇骑们不予采信，甚至因此会来割了你的喉管）的勇气，这是当年大部分毅然以死抗争者们的共性。由此看来，真正的勇气来自对于如柏拉图在《智者篇》（Sophist）中所提隽永问题“存在或虚空？”的大彻大悟。在完全看透虚伪话语专政的实质之后，深谙“不要和愚盲的人空作争论”（普希金语）之理，这些人如柏拉图所说，从原初的偶然性存在，飞跃而抵达绝对的虚空彼岸，无视救赎，不论来世，我视此为真正的大勇——尽管从古到今也有渺小无谓的自杀，尽管就在上述那个年代也有即便自杀后还留下遗书山呼“万岁”的。

说真话的勇气有时会伪装得很巧妙，貌似激昂，实为虚勇，在拥有话语霸权者那儿更是如此。记得有位大人物曾号召广开言路，提倡“五不怕”，我们当时听了觉得说话人确乎把话说到了极致，言辞逼真，勇气超

群,由不得你不信。就连寻常头脑清醒的某位沪上翻译大家也为这言辞的真诚和勇气所倾倒,致信海外爱子时不忘赞颂。我敢说,说话的那一刻,说话者本人也已被自己的气魄所魅惑,口无遮拦地刹不住车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种话语勇气只是阵发性虚勇袭来时的信口开河,更何况“五不怕”并不适用于说话人本身,尽管高谈阔论无妨。虽则如此,恐怕说话人内心深处也不无惧怕:怕别人覬覦,怕“众庶”聒噪,怕死后鞭尸……至于究竟怕什么,只有说话人自己知道了。

布莱希特提到识别真伪的能力,其重要性有时可能并不亚于勇气。想当年中国的红卫兵满口豪言壮语,你说他意识到自己就是在说假话?未必。至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了蛊惑,真伪不辨;直到把他们利用够了,一脚踢到穷乡僻壤去接受“再教育”,“修理地球”,顺便解决棘手的就业问题,这时大概才悟出当年“真话”之伪。但要他们说真话忏悔,对多数人而言,难莫大焉。当年参与打死

过中学校长的什么“要武”小姐,今天稳做美国富婆,问她当年作为,不就讳莫如深了?

关于“春秋笔法”和话语权两端,其实是有关联的。近读某公回忆录对此尤有体会。因为拥有话语权,回忆录里那种说别人“放肆”、“轻佻”、“下贱”的谩骂,那种睥睨一切的张狂,使人相信即使是过气人物,只要拥有话语权,何必用上“春秋笔法”?倒是在提到当年曾经以审查人身份如何霸占被审查对象老婆的本人“放肆”、“轻佻”又“下贱”的劣迹时,不敢说真话了,有点被迫“春秋”了,还拉虎皮作大旗,最好把别人的嘴也统统封住。有趣的是,把某公作品付诸枣梨的据说已被捉将官里去,写书的作者本人倒安然无恙,尽管继续骂娘连带着说假话无妨!

有识者称,即便是世所公认的大家,如写《忏悔录》的卢梭,读上去坦诚,实则含有不少虚假成分;欧内斯特·海明威自称钓到大鱼,却有人看到作家其实是潜入鱼肆买来的。由此是否更能证明说真话之难?

也许,人之初,性本“伪”吧? 

补白

胡适谈毛泽东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颂平吃午饭。先生谈起《碑传集补》里收的“吕佩芬家传”说:“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森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选自《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 编著 新星出版社)

读《论语》

◎

陈 黄
四 永
益 厚

文 图

《论语》忽的又当红了，一本讲《论语》的书听说销售甚畅，可惜没有读过，不知是怎样的讲法。好在书橱里有几本销售并不很畅的《论语》，因为是薄薄一册，不像砖头那么厚重，躺在床上翻翻倒也轻松，而且字大，看着不费力，所以也找将出来，算是临老再趁一趟热闹。

这晚读到《季氏第十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读后真觉得孔老夫子不愧是至圣先师，看事情洞若观火。“礼乐”不是像今天某些“国学家”说的是要讲礼貌呀，有艺术鉴赏力呀什么的。如果只是见师长

要磕头(或鞠躬)、要称“您”、要让座、要倒水之类，大概也犯不上一定要“自天子出”。“礼乐”是一种政治制度，在当时就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高低贵贱，等差有序，处下不得犯上。这样的制度要是天子不能控制，让大夫们或庶人们自行其事，岂不要天下大乱？“征伐”更不得了，大家动刀动枪起来，贵人们还能有太平岁月吗？

但是，为什么“庶人不议”就是“天下有道”呢？起初想想，也有道理。如果为政者事事办得妥帖，样样尽善尽美，无刺可挑，“庶人”们山呼万岁还来不及，有什么可议的呢？但再想想，孔老先生的思虑未必周详，因为这实在难以做到，或者说根本做不到。天底下哪里有尽善尽美的事呢？人的需求——物质的和精神的——不断在提高，食有鱼了，还要出有车；出有车了，还要有以为家，就像今天，填饱肚子，还要买车，还要买房，做不到，就要说三道四、发表意见，甚至骂娘。样样尽善尽美，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都做不到，何况两千几百年前诸侯并起的时代！既然做不到，就会有“议”，这本不奇怪。怎么办？听着就是。有过必改，有错必

纠。虽不能尽善尽美，也可以逐渐接近那“有道”的境界。

但孔老先生没这么说。中国的帝王们也不这样想。他们一个个牛皮烘烘，都想当有道的圣君，恨不得天天有人在耳边唱颂歌，决不肯承认自己治理的社会并不曾达到“天下有道”。何况孔老先生立了一根绝对化的标竿在那里，如果“庶人有议”，岂非“天下无道”？哪一个君王肯认这个账？

这样，孔老先生就给后世的君王出了一道无法解开的难题——又要做有道之君，又无法做到庶人不议。不过，中国的君主们都是乖角儿，他们能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想出一个妙着，把孔老先生的话稍作颠倒，变成了“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这一来，事情好像就容易得多了，只要让庶人“不议”，岂不就是“有道”的天下？让庶人不议的办法很多，最为简便的就是把庶人们的嘴巴封起来。从秦始皇开始，封嘴巴的办法无非两个：你若一定要“议”，就把你的脑袋砍掉——始皇帝时叫“弃市”——或关到牢里；你若写（也就是书面的“议”），就把你写的书查禁或



者烧掉,可以因书废人,也可以因人废书。这办法一直沿用到清代也没有改变。现在被有些人吹到天上的《四库全书》,据说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其实,那不过是老例的应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禁毁、删改的书籍真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酿成文字狱所砍的头颅也是始皇帝望尘莫及的。

两千多年了,为了封住庶人的嘴,一直沿用着这些老办法,如果细细道来,可以编一部煌煌巨著。不过,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实在很不理想。嘴巴封起来了,还可以“腹诽”,书烧掉了,还可以藏在墙壁里,还可以偷着印,一样地流播四方。而且因为“禁”,更增加了几分诱人的魅力。不是有“雪夜闭门读禁书”之说吗?这样的环境,读这样的书——够刺激。可以

说,禁,正是书籍流通的助力。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如果今天还用那种老办法,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了。君不见,那些并未遭禁的图书,一旦发行,聪明人也要找几个哥们儿出头在网上开骂,骂一个狗血淋头,然后作者再一通回骂,骂他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骂来骂去,骂得读者兴起,于是销量大增。若是政府再出面来禁,那雪夜网上读禁书就更不可免了。掌握权力的君王如果迷信这种封杀的权力,久而久之,自己也会除了封杀的权力,再没有说话的能力,因为说话能力是在交流、交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了对手,也就失去了自己。

这还仅是从流播着眼。若从社会的治理来说,把庶人的嘴都封起来,不但不能成就一个“有道”的治世,恰

恰相反,堵塞了言路,只会使本来无道的社会更加无道。无道到了极点,就是社会的崩盘,即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所以历代的明白人总要苦口婆心地劝说为政者不要仗着手里那点权力企图塞尽天下人的嘴巴,而要在“有道”上着力,才是正途。魏征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韩愈说“川不可防,言不可弭”;朱熹说“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箝口使不敢言也。”这一劝,劝了一两千年,无奈始终劝不醒梦中人。所以一个一个王朝都灰飞烟灭了。一直到了“共和”,说是民主了,依旧在封人的嘴巴,只要看看所谓“图书审查委员会”的政绩和国民党政府那长长一串禁书的清单,就可以明白。所以,“民国”没有几十年也就灰飞烟灭了。永厚奇思妙想,画了一张“补锅匠改行”。补锅,补过也。做得不好,赶紧补过,补丁打得好,锅尚可用。把补丁打到了朱唇之上,也错得太离谱。

《论语》读到这里,只有一声叹息。看来读《论语》,也未见得都能读出“高明”。读了几千年,这一句“庶人不议”,终于未曾读得明白。时至今日,还让小孩子傻傻呵呵地读什么“经”! 

也谈“不须放屁”

◎ 郭启宏

夜来豪雨，燥热尽消。翻阅《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第二十一期《回味无穷》一文（作者王泽清），忽然有话要说。

《回》文作者提起多年前“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迎来”的一首词里有“不须放屁”句，他在“庄严而虔诚地学习”的时候，隐约觉得“语挺特别”。后来在大学课堂上，作者的老师转述了当时一位文人赞颂这四个字“读来让人回味无穷”，老师“神色间洋溢着对那位文人的不屑和鄙夷”，显然认为“放屁”之类不能入诗。行文至此，作者似乎转了笔锋，次第列举三宗以“放屁”入诗文的大人物的行状或者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原来作者对“挺特别”的“不须放屁”四个字甚为赞赏。

三例如下：其一，一九四八年“五一”节前，时任新华社负责人的廖承志发电报给周恩来，电文有云，“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其二，朝鲜板门店谈判时，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乔冠华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发函催促寒衣，其中有诗谈及记者的辛苦，诗云，“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其三，“极端恶劣环境下的油田工人”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你有线，我有衣，绑在一起抗天气；王张李，人心齐，雪是炒面风是屁。”三例过后，作者说

他“对‘大俗即大雅’的判断又多了一层由理性而到感性的认识，且也相信有的‘屁’确实可以入文入诗，并且也可以使人回味无穷”，甚至是“爽耳”，是“回肠荡气”。

放屁可否入诗？似乎是个学术问题，却又不尽然。

考放屁入诗，前有古人。据宋普济编《五灯会元》载，苏东坡欲会佛印又不肯过江，作偈云“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佛印批了“放屁”二字，苏东坡怒而渡江责问，佛印笑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省悟复叹服。明赵南星的《笑赞》和清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都有一首士人的《屁颂》，文字大致相同，曰“伏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声，仿佛乎麝兰之气，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味。”清张南庄的《何典》开篇一首《如梦令》，也意在“讽刺”，“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又有无名氏的诗作，与之相类，“从来未识诗人面，今识诗人丈八长。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此外，清李百川的《绿野仙踪》里有《臭屁行》和《臭屁赋》，一诗一赋，颇具规模；《笑林广记》除了《屁颂》，还有《屁精》、《屁婢》、《屁香》、《医屁》、《忍屁》、《贼屁》、《吃屁》、《哭响屁》、《路上屁》、《桌面响》、《田鸡叫》、《不默》、《怕冷》、《鳌头》、《祖师殿》等等小品或段子，简直是屁声洋溢，屁话连篇了。

这些屁诗屁文虽无大效，其间或匿禅机，或寄讽喻，或则假以游戏，意在言外，价值多少还是有一些的，何妨一笑置之？当然，这些诗文绝无可能得到“全国人民欣喜若狂”的恭迎，大概也不会有人去“庄严而虔诚地学习”。

只有伟人的“不须放屁”，一无依傍地

“横空出世”！《回》文作者的结论是，“大俗即大雅”，“有的‘屁’确实可以入文入诗，并且也可以使人回味无穷”。搜索网上，更有甚者，指天画地，危言激论，什么“文胆如天，超迈千古”，什么“千古以来，谁敢说出口”？其实网友应知，不就那四个字吗？除了“酸儒”，孰无“文胆”？绿茵看台上高喊“牛×”“傻×”的主儿，哪个不敢说出口？然而，这已经轶出学术研究的范畴了。

仔细想来，“回味无穷”也罢，“回肠荡气”也得，关键在于话语权是否在握。正因为话语权在握，大千世界便是我的天地，山川任我驰骋，万物凭我安排，普天率土，唯我为尊，风樯阵马，舍我其谁？于是乎有一种前无古人的霸气荡乎胸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顾盼自雄，说甚是甚，无人敢撻锋镝、批逆鳞，于是乎雅语说得，粗话也说得，言人所未言者是创造，言人所已言者是超越，呀呀，吐口唾沫一个丁儿！“不须放屁”句属此，廖、乔诸作也差近。

从意识形态上看，人们可以触摸到一个时代的思想脉络，从行为上的“左”到语言上的“假大空”，其中一种思维模式被畸形地张扬着，这就是所谓“大老粗”精神。那是一个相当不短的特殊时期，革命人常常以“大老粗”自居，“大老粗”几等于革命，“大老粗”不以无文化自卑，偏以无文化自恃，“大老粗”可以垄断“实践”，掩饰无知，可以藐视文化人，君不见一个“酸”字（或“酸溜溜”之类）可以嘲笑、挖苦甚至骂尽天下文化人。于是“大老粗”的“粗话”行时了。倘若不那么健忘，谁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一位职务、级别高于与会者的领导，常有如斯口头禅：“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于是，我们看到《回》文所列的事实，廖公、乔老爷也都相当自然地

祭起“放屁”这类看来似乎很不符合党内大才子身份的粗话来。

当然，也还有一个语境问题。公堂还是私室？行文还是闲扯淡？何种环境？什么样对象？这些都影响着“放屁”能否入诗。我们的领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然一无畏惧；廖公、乔老爷则至少还要看看对象的，假若他们面对的是党中央主席，是一代伟人，恐怕“放屁”一词再有革命气势，再如何“回味无穷”，也不好说出口的。至于战天斗地的油田工人，口无遮拦，豪言壮语张嘴就来，心里可都明白，“雪是炒面”，不能疗饥，“风是屁”，也并不“爽耳”。

大俗就是大俗，放屁就是放屁，无须作学术上的“花式”论辩。前文说过，《回》作者“相信有的‘屁’确实可以入文入诗，并且也可以使人回味无穷”。究竟什么“屁”可以？什么“屁”不可以？又如何“使人回味无穷”？作者没有指明，据鄙陋揣测，可以者该是帝王或者大人物吧？不可以者管保是庶人或曰草根了？而“回味”？美食而后之余味吗？语本宋王禹偁诗，“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呵呵，太深奥，莫测了！

我忽然想起两千多年前的一篇奇文——《风赋》。楚人宋玉为楚襄王献《风赋》，赋中楚襄王倒是老实承认，“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而宋玉偏偏创造性地提出“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的新概念。两千多年来，颇有些文史学家好心地用“讽骄奢”去粉饰宋玉辞赋的主旨。我拜读多遍，实在读不出宋玉有讽谏之意，倒是读出文学侍从的弄臣本色，愈读愈觉得实在明明白白一篇谄媚文字。呜呼，两千多年后，果有趋步者！那风既曰雄雌，这屁亦分香臭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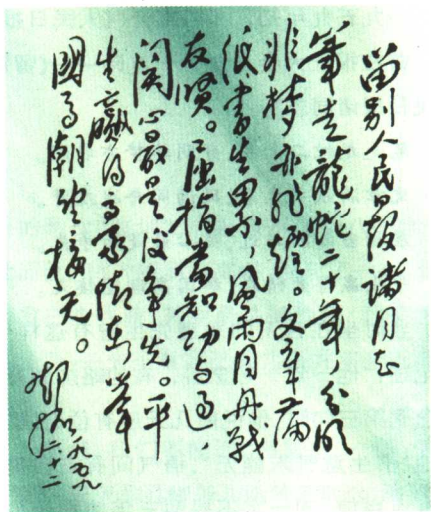
书生意气，天壤有别

◎ 虞非子

闷湿的黄梅天，读书解闷也难：忽而毒日当空，仿佛要将芸芸众生一并烤焦；忽而狂雨如注，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冲刷得一干二净——却也枉然；更多的时候则是闷而湿而黏，窒息得连皮肤都透不过气来……闷气着也闲着，于是利用出汗与擦汗的间隙，翻翻篇幅短小的笔记掌故类读物。

手头有吴孟庆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世纪”笔记掌故丛书》两种：《政海拾零》和《文苑剪影》，汇集了《世纪》杂志一九九三年创刊至二〇〇五年间的笔记掌故五百余篇，短则数百字，长则千余字，很适合随手翻阅。但就消暑解闷而言，“政海”多少有些深不可测（水深火热），还是“文苑”表面上多姿多彩些。

《文苑剪影》分为“文坛花絮”、“学林散记”、“艺苑钩沉”、“前尘留影”等几部分，说的都是陈年旧事，或者说历史细节，虽呈现不出历史的脉络，但称之为历史的“毛孔”大体也是可以的。至于这些“毛孔”是“透气”的管道，还是“憋气”的阀门，抑或只是“冒冷汗”、“渗血丝”的路径，则要视读者的“身体机能”情况而定了，仁者智者失忆者无知者无畏者无耻者等各色人等的感觉肯定是不同的。



邓拓手迹

随手翻到《一方被误传的邓拓闲章》。作者周俊先生说，已故郑逸梅老先生曾言“邓拓刻一闲章：‘书生之气不可无’”，是“记错了”。“正确的印文应为‘书生习气未能无’。‘书生之气不可无’说得肯定、生硬；而‘书生习气未能无’则委婉、含蓄。”并进而论证说，“‘书生习气未能无’这句话其实出自苏东坡的一首诗《次韵刘景文见寄》……邓拓先生精于诗词，是不会用‘书生之气不可无’这句平仄不调的生硬的话入印的。”

作者的考证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书生习气未能无’则委婉、含蓄”一说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氛围。

一九五七年春,邓拓“猝遭厄运”——毛泽东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

据袁鹰先生回忆,邓拓之所以惹得毛泽东大发雷霆,是因为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踟蹰”。但不管怎么说,“书生办报”等于“死人办报”之后,“书生”也就离“死人”不远了——邓拓先是被架空,担任名义上的社长,后又被调离《人民日报》……

一九五九年初,邓拓离开《人民日报》时,曾在报社大会上念了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当时坐在台下的袁鹰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记述:“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

邓拓在大会上虽然只字不提“书生办报”,但解释诗句时冒出一句“书生意气未能无”,明白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对“书生办报”的一种“回应”,一种不屈,即便是借“老同志”之口“委婉、含蓄”地说出,倘若没有一点“书生气”,在当时恐怕也是断断不敢的。

周俊先生也认为,邓拓被批“书生办报”后,仍写出“‘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又以‘书生习气未能无’句见之于闲章,显然邓拓先生是承认有书生气但却以此为荣的。至于书生气的是与非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即便邓拓承认自己有书生气并以此为荣,“书生/死人办报”的斥责也一定迫使他“对‘书生气’或者‘书生气的是与非’有过很复杂、很沉重的思考,不然何以会有‘文章满纸书生累’之叹?”

“书生气”原本是指读书人的意志和气概,是建立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上的“意气”,是读书人应该具备的品格,而绝非缺乏理智的所谓“意气用事”。毛泽东青年时代“独立寒秋”抒写的《沁园春·长沙》,其中的“书生气”用的应该就是这层意思。

很可能令邓拓感到费解的是,这首《沁园春·长沙》首次公开发表,就在毛泽东当众斥责他“书生/死人办报”之前不久。那是一九五七年一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人民日报》副刊迅即转载了包括这首词在内的“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或抄得比较不广泛的十首”(《人民日报》“编者的说明”),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又精于诗词的邓拓一定曾不止一次吟诵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气,挥斥方遒……”甚至陶醉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诗境中……他一定不解为何到了是年春天,“书生”转眼间成了“死人”,于是只有感叹“文章满纸书生累”了,再后来便只有“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题东林书院诗)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凌晨,邓拓留下一纸遗书……

邓拓毕竟是书生,至死都没有明白“书生气,天壤有别”的道理——从遗书最后的山呼“万岁”看,直到那时,邓拓“望接天”的“豪情”还在,只不过对最是关心的“后争先”已然绝望了。

2007年7月1日

可疑的空白

◎ 伊 人

孔子十九岁娶妻(亓官氏),第二年便有弄璋之喜。据《孔子家语》说,当时“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赐,故因以名鲤,而字伯鱼。”孔子以国君赐赠为荣,便给儿子取名为“鲤”以志纪念,字“伯鱼”正与名相关;“伯”一般是指男性排行第一,假如生第二个儿子,字里就可能有“仲”或“叔”。但孔子只有孔鲤这么一个独养儿子。

在《论语》里说到孔鲤的不多,其中一则如下:

陈亢子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陈亢是孔夫子的学生,他比孔鲤小二十来岁,在作如上对话时,孔鲤应该是年过“不惑”了。陈亢问孔鲤有何“异闻”,意思就是夫子有没有给你“开小灶”?孔鲤答以没有,仅

有的两次“庭训”,加起来不过十八个字,如此而已。陈亢听后很高兴,说问了一个问题,而有三个收获,其中最关键的是“君子之远其子”——夫子对自己的儿子并不亲近而特别关照。

当然,我们不能因“远其子”一语,便率尔以为夫子和孔鲤爷儿俩关系疏远、淡漠。

不过,在对待孔鲤生子的问题上,却没有关于夫子为之表示关切的一星半点的记载,这就令人不无疑惑。《孔子家语》记有这样的事情:孔子的学生梁鱣(有意思的是,他的字为“叔鱼”),三十岁还没有儿子,就想把妻子休掉;商瞿劝他不要这样做,说未必是他妻子的问题,还以自己为例:“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这是说,商瞿到了三十八岁上,还没有一个儿子,他老娘着急,想给儿子另娶妻室;孔夫子对他们娘儿俩说:“不用犯愁,商瞿四十岁过后,会有五个儿子。”后来果然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此事也曾提

及——孔夫子逝世后，门徒们共立相貌酷似孔子的有若为师，可也有些弟子（如曾参等人）不服气，便拿问题来刁难有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夫子何以知道商瞿四十岁后会有五丈夫？有若回答不出，于是从师座上被赶了下来。

据说，孔夫子是藉卜筮算卦，预测商瞿日后会有五个儿子的。夫子的预测如此灵验、精确，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夫子既然为学生作了“当有五丈夫”的准确预测，那么是否为自己的儿子孔鲤也做过预测呢？若是做过，何以没有半个字的记录？而如果不曾做，又是为什么？

孔夫子第二次离开鲁国，率子路、颜回、冉求等弟子周游列国，这一年孔鲤已经三十有六，还没有“弄璋”的消息。后来的孟轲有一句名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夫子虽然没说过这样的话，但对于孔鲤的“为后之子”，也就是夫子的“为后之孙”，想必不可能不予以关切。孔鲤没有随夫子出游，临行之前夫子是否对儿子说过关切和安慰的话，也无从知晓。

夫子和门徒们这一去就是十三年。这期间虽曾短时出仕于卫、陈，却也经历了不少困苦险厄，如绝粮于陈、蔡，险遭谋杀于宋地……但不管怎样，夫子总有系念身在家乡阙里的亲人的时候吧。倘说孔夫子唯以“行道”为念，对独子孔鲤的状况以及是否有“弄璋”的消息，丝毫不放在心上，这恐怕是难以让人起敬和相信的。夫子是人，是人不会这样。

鲁哀公十一年，应季氏之召，孔夫子和弟子们返回鲁国。此时孔鲤已四十九岁，仍然是膝下无子！相隔十三年之后，夫子与儿

子重逢时作何感想，孔鲤对老父如何言对，没有任何记录。夫子里一点不着急吗？或者他已有预测而成竹在胸？……同样也未见片言只语的记载。或曰：这是夫子自家的私事，不记也罢。可是，孔夫子做主把女儿嫁给公冶长，将侄女许配给南宫适，不是在儒家经典《论语》里都记上一笔了吗？

在孔夫子返鲁的第二年（公元前483年），夫子的“为后之孙”（孔伋）终于呱呱坠地！年近古稀的夫子必是喜不自禁，他的弟子们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可此事却偏偏吝于笔墨，亦付诸空白。也就在这一年，五十岁的孔鲤溘然去世。对夫子来说乃是一喜一哀。——但不知大喜大哀两件事，孰为先，孰为后？笔者唯愿喜事在先，因为这样的话，孔鲤可以含笑瞑目了。

据《孔氏祖庭广记》记载，孔鲤“学通儒术，鲁哀公以币召之，称疾不行”。这件事当在孔子出游期间。鲁哀公派人带了礼物召请孔鲤出仕，孔鲤没有应命；这里说是“称疾”（推托有病），但笔者以为，实情很可能是真的有病在身。孔鲤老来得子（古时的五十岁可以说“老”了），跟他体质较弱似不无关系。

孔鲤亡故后，他的妻子后来远嫁到卫国，留下年幼的孔伋与夫子相依为命。孔伋的母亲想必要比孔鲤年轻得多，至少不会是半百的妇人。关于这个女人，除了她死后孔伋曾为其哭丧之外，其他的便一无所知。这是当然的，在古代除了几个“节妇”、“烈女”之外，鲜有人入于书册的。好在这个女人没有生在程朱理学家的时代，孔夫子没有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来阻止儿媳改嫁；她死于异邦之后，远方还有个儿子为她哭泣。❶